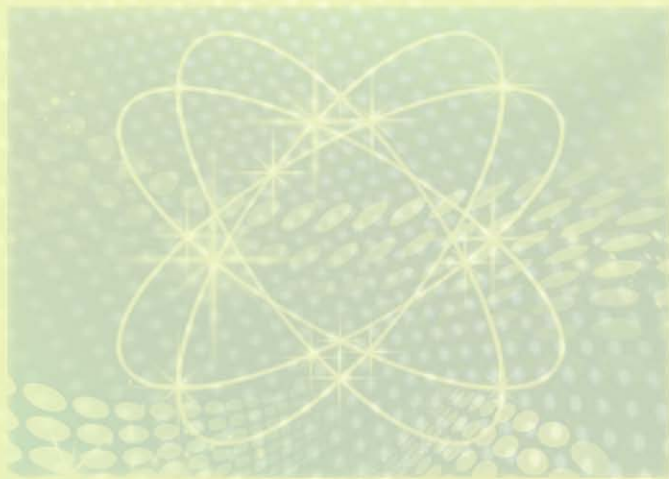


大元汪氏

汪小红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元汪氏/汪小红著.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21-2742-6

I. ①大… II. ①汪… III. ①氏族谱系—漳县—元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449号

书 名: 大元汪氏

作 者: 汪小红 著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桂 渝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21-2742-6

定 价: 30.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七)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http://www.gsminzu.com>

投稿邮箱:448925720@qq.com

发行部:张楠 联系电话: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993177333@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汪受宽

漳县汪氏的历史，明、清时就引起王世贞、钱大昕、赵翼、汪士铎等学者的注意，民国时期张维、顾颉刚、王树民、韩世英等学者也对其倾注了心血。改革开放之初，地方学者李兴华、王怀(十)、汪楷率先致力于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后，胡小鹏、吴景山、赵一兵等学人，或从事于汪世显族属、历史的研究，或专注于汪氏碑传谱牒资料的整理，或奔忙于汪氏传说和遗迹的搜寻，或致力于汪氏元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的保护，开拓了汪氏文化研究的领域。这么多学者关心漳县汪氏历史文化的研究，说明了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早已超出了漳县、陇西甚至甘肃(三)。

本人系徽州汪氏之后，在对手里积聚的几种汪氏家谱的阅读中，对所谓“西汪”支派产生了兴趣，遂开始了对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撰出《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七)徽州汪氏的通谱》一文。2004年以该文提交徽学(七)明清安徽典籍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表于《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正当我对汪世显家族历史深入思考之机，汪小红选择了《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的学位论文选题。此后，以他为主，我们对汪氏历史文化的合作研究已逾八年。其间，漳县政协文史委始终关心，不断给(四)了强有力的推动。

汪小红对漳县汪氏的研究，遵循了由点到面、由简到繁的学术专题研究规律。这部《大元汪氏》，可以看作是他八年多来对汪氏家族史研究的初步总结。该书对元代的军功世家汪世显及其后裔的历代勋绩、家族传承、文武事功、地(二)文化及传说故事等进行了全面的勾稽、研讨和论说，是一部高质量的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专著。其特点大体有四：

第一，结构特别，网罗弘富。全书共分事迹功业、专题研究、民间传说、附章、附论五部分。尤其最后两部分，可说是不拘于一般学术专著体例约束的特殊结构，显现了作者不同于一般历史学者的眼光和功力。汪世显父子为元代著名武将，本书以主要篇幅论述汪氏武功，同时不忘论说汪氏的文治。书中“汪氏万卷

楼”部分，评说了在元朝军队攻取四川时，别的武将争相劫掠钱财，只有汪世显“所到之处，搜求文物典籍，得书数千卷，均捆载而归”。其子其孙继承乃祖遗志，极力搜求图书，尤其是善本书籍，建万卷楼藏之。在朝代交替的兵燹之中，保存了蜀陇千百年的文化成果。书中评说道：“以武臣而兼为藏书家，汪世显、汪德臣、汪惟正祖孙三人，不仅在元朝是罕见其俦的，而且历史上也不多见。汪氏藏书使两万多卷书籍免毁于战火，聚集于汪氏‘万卷楼’中，亦是一大幸事。”汪氏还(七)颇多元朝著名学者交往，从中沾溉了不少儒雅之风。书中历数汪氏后裔的文化素养，在朝廷中所任翰林等文职，以及家中女眷的知书达理，从而养成忠孝传家的家风，在元朝的诸多军功世宦家族中，汪氏真如鹤立鸡群。在全书结构上，除了论说汪氏的历史之外，还以“专题研究”为部，对诸如“(七)徽州汪氏的联谱”、“汪氏家族元代世系”、“汪氏子弟入仕途径”、“显赫的元代世侯”、“巩昌总帅府的辖地”、“家族姻亲”、“汪氏(七)阔端王位下”、“汪家军”、“汪氏(七)漳盐”、“汪氏族谱”、“汪氏祠堂”、“汪氏的宗教信仰”、“三王十公”等13个专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见解。尤其是他注意的汪氏姻亲、汪氏(七)漳盐、汪氏信仰、汪氏地位显赫的原因等专题，都是别的学者尚未讨论或讨论极不充分的。

第二，视野开阔，观点平和，没有民族偏见。在元朝军队攻取巴蜀的战争中，汪世显及其子德臣、良臣，其孙惟正立下了特殊的战功，为汪氏在元朝百年的勋爵奠定了基础。以往学者，多是从宋朝的立场来研究仙人关之战、蜀口之战和钓鱼城之战，称元军为入侵，宋朝为自卫。其实，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诸一统政权，多是汉族(七)少数民族轮番建立的，摈弃大汉族主义的偏见，看一个政权攻灭和取代另一个政权，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乃除旧布新之举。学者不必见少数民族就切齿，论汉族就褒扬。死国者固然悲壮，为新朝斩城夺地的武将（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的）又何尝不值得肯定！作者在论述此事时，心境平和，既肯定宋朝将领的英武守卫，又客观地描述汪世显父子等元朝将领的奇谋雄武。书中追究了元朝军队的残暴，指出：“残暴的武力征服，反而激起南宋将士的士气，他们顽强抵抗。为此，元廷中有人主张不能妄加屠戮，应招降纳叛。”而元军改屠戮为招抚，以及攻占宋都临安和收抚西南屏障吐蕃，则促成了巴蜀战事的最后解决。我想这样叙述才是今天历史学家应有的心术。关于汪氏(七)漳盐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开拓的专题。漳县的盐矿自古闻名。本书指出汪氏控制漳盐，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财力物力支持。更探讨了元大德以后，盐井被泥石流掩埋后，因元朝的食盐榷卖政

策，汪氏不(四)挖掘以恢复生产。其说考虑周到，合乎情理，令人赞同。汪世显的族属是学者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本书在讨论此问题时，特别注意家谱资料的研究成果，论证汪世显就是隋末唐初割据江南的汪华后裔，再次证明了“天下无二汪”的传说。无论该结论能否为学界接受，其研究该问题时的视野，(19)心之细致，都是值得肯定的。对地方流传的汪氏家族的传说，作者没有将其看作无稽之谈，而是视为民众历史记忆的宝库。书中没有摒弃传说，也没有对传说一抄了之，而是将传说叙述(七)元朝和汪氏历史研究结合到一起，深化了汪氏研究的历史内涵，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子。

第三，资料丰富，言之有据。历史著述要凭资料说话，来不得半点想象和编造。这部书稿没有演义汪氏历史，也不编造汪氏故事，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述，自始至终都注重资料的来源以及资料的真实性，凭资料说话，绝无不着边际的发挥。书中所列参考文献目录中有自《左传》至今人著述 112 种，其中有正史，有笔记，有子书，有文集，有丛书，有类书，有家谱，有墓志，有碑铭，有专著，有论文，有外国人著作，有少数民族学者著述，有古今地方志。其涉猎之广，网罗之富，本已堪赞，何况还有一些参考或引(19)过的文献，尚未包括于其中。如在讨论汪氏族属时，参考了洲塔教授的《甘肃藏族通史》等民族史专著，极为难得。对因资料不足而难以定论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存疑态度，不作无根据的推断。如汪氏第四代之汪惟明之子的名字，就(19)□□表示，且称“《漳谱》言惟明子名智昌，但据《汪惟简墓志》，智昌乃是惟简第三子，则惟明子不详”。再如蒙哥汗的死因，宋朝一方都说是在钓鱼城下“中飞矢死”（见《宋史纪事本末》卷 102《蒙古南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109 页），而元朝方面却称为六月“帝不豫”，“秋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元史》卷 3《宪宗本纪》，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53—54 页），即因病逝世。本书依据（万历）《合川志》卷一所载《无名氏记》称，“蒙哥被刚才的炮风所震，再看了书信，当即昏厥过去，自此得病，下令撤退。至愁军山，病情加剧，留下遗诏……至金剑山温汤峡而崩。”同时在页下注中说明“蒙哥死因说法不一”，以引导学者继续考究。

第四，形式多样，文字流畅，遵守学术规范。本书的写法(七)时下一般史学专著不同，除了分章节论说之外，还引(19)了许多有关的诗文，以加强说服力，(19)了许多图表以表列汪氏世系，诸人的官职、勋爵、官品，汪氏著作，汪氏姻亲，巩昌总帅府的管辖范围等，还(19)大事记编年简述汪氏家族要事，节省了篇章，(七)论述相发明，使读者一目了然。学术规范是当今历史学界特别强调的著述要求。作

者治学严谨，在书中极为注重前人论说原貌征引及其来源注释。在讨论问题时，也不厌其烦地引述各种观点看法、注明出处，既不掠他人之美，也不轻易否定其他学者的意见。还专门列出“对汪氏的评论”一节，备列自元世祖以来对漳县汪氏的评说，颇出一般著述之外。

当然，书中也存在着某些缺陷或问题。例如，书中有些内容有重复，有待于作者进一步修改完善。



目 录

第一部分 事迹功业	(1)
汪世显割据秦陇	(3)
石门归附闽端王	(7)
充先锋攻破川蜀	(10)
汪德臣修筑利州城	(14)
汪家军18克山寨	(17)
汪德臣战死合州	(20)
汪良臣山丹斩叛将	(23)
汪惟正平叛秦陇	(26)
汪家军戍守河西	(28)
巩昌军驻防青居	(31)
汪良臣攻克重庆	(34)
汪总帅收降钓鱼城	(36)
汪家军远征云贵	(39)
汪氏“万卷楼”	(41)
汪寿昌陕西救灾	(44)
(七)士大夫之交游	(46)
第二部分 专题研究	(49)
(七)徽州汪氏的联谱	(51)
汪氏家族元代世系	(56)
汪氏子弟入仕途径	(69)
显赫的元代世侯	(73)
巩昌总帅府的辖地	(80)

家族姻亲	(84)
汪氏(七)闾端王位下	(87)
汪家军	(89)
汪氏(七)漳盐	(93)
汪氏族谱	(96)
汪氏祠堂	(99)
汪氏的宗教信仰	(102)
三王十公	(104)

第三部分 民间传说

白狗立祖	(109)
汪氏家神	(111)
“谋反”冤案	(113)
神秘的汪家洞	(117)

附 章

明代汪氏长房	(123)
明清成县汪氏	(127)
青海河湟汪氏	(130)
汪氏后裔的分布	(132)
汪氏家族元代以前世系表	(135)

附 论

元代以来对汪氏的评论	(143)
汪氏家族大事记	(149)
诗文话汪氏	(152)
汪氏族谱序	(159)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74)
------------	-------



第一部分 事迹功业

汪世显割据秦陇

13世纪初南宋、金、西夏三个王朝彼此攻战不已，都已越来越衰落了，预示着一个更为强大的、一统天下的新的王朝就要应时而出，这个任务就落到蒙古人铁木真身上了。1206年，刚登上汗位的成吉思汗就“始议伐金”，以报杀“宗亲咸补海罕”^①之仇。但他有两个顾虑，一是金曾是蒙古的宗主国，是个老大帝国，对它的力量尚未摸底，不敢贸然举动；二是担心一旦攻金，金(七)西夏联手，形成犄角之势，难以两面招架，于是他决计先从力量较弱的西夏开刀，迫使西夏臣服纳贡。因金国拒绝出兵相助，西夏、金反目成仇，西夏对金西北州郡展开疯狂报复。

金国为应付蒙、西夏夹击的危局，下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临阵立功，五品以下并听迁授”。^②世居巩昌的汪世显率部族团结为兵，战功显著，又“发家赀，率豪右助边，邻郡效之，军饷以之不绝”。^③从财力、物力上支援对西夏的战争，成为金西陲依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金廷遂授汪世显领陇州防戍使，分治陕西西路行六部郎中。

逃难汴京的金廷以巩昌冲要之地，升巩昌府。1229年派完颜仲德知巩昌府，行总帅府事。被蒙军掳掠一空的西北各地，到处疮痍满目，军民逃散，统治瓦解。仲德到任，看到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当务之急是恢复重建统治秩序，安辑难民，恢复生产。这一切指望朝廷支援，无疑是痴人说梦，唯有发动当地百姓自建，这就要依靠地方势力。于是，仲德只带数名随从，遂登门拜访地方豪酋汪世显，对其极为礼敬，“时节至其家，拜事其母无异生己”^④。汪世显为其诚意所感动，答应助完颜仲德一臂之力。

汪世显看到漳县县城西南的石门山，地势险要，两山夹一沟，宽不到十米，

① 《元史》卷1《太祖纪》。

② 《金史》卷134《外国传上》。

③ (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

④ (元) 姚燧：《牧庵集》卷21《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漳水中流，易守难攻，蒙军铁骑亦难攻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期间是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于是和完颜仲德招集熙河、庆阳等二十四城数万将卒，扎营石门山，修筑防区工事，日夜操练兵马。石门山下多有平地，为解决军粮，汪世显让军士在空闲时间耕田种地。为防散兵游弋杀掠军民，抢夺粮食，总帅府派出精兵为百姓护耕。通过军民的艰辛劳作，巩昌帅府安定了难民，解决了吃饭问题，兵精粮足，成为战乱中的一块乐土，“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①。完颜仲德不忘汪世显臂助之功，拜他为巩昌府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蒙古军攻汴京，金廷下诏勤王。巩昌总帅完颜仲德接到勤王诏书后，不敢怠慢，率3000人东驰赴援。临行前，他安排秦州元帅粘葛完展负责行省政务，汪世显代理总帅之职负责军事，当此国难之际，希望二将军政配合，精诚团结，迎接金帝西迁。

完颜仲德提兵勤王，备尝艰辛，“历秦、蓝、商、邓，擷果菜为食，间关百死至汴。”好不容易见到哀宗，得知其即将北渡，急忙上疏，劝哀宗西幸秦巩：“北兵在河南，而上远徇河北，万一无功，得完归乎？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愿加审察。臣尝屡遣人奏，秦、巩之间山岩深固，粮饷丰贍。不若西幸，依险固以居，命帅臣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经略巴蜀，此万全策也。”^②哀宗不听，奔蔡州。又担心蔡州孤城不足守，遂接受仲德西幸建议，同时下诏给西北的巩昌行省粘葛完展、金兰定会四州元帅郭虾蟆，要他们做好迎驾准备。不料西幸受到哀宗近侍的阻挠，他们在蔡州都有私产，“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③。西幸计划一天天拖延，不久，蒙古大军将西幸之路攻占，想走也不可能了。

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破孤立无援的蔡州，金国灭亡。完颜仲德投汝水自杀，部下三百人从死，只有十二人头脑尚清醒，谋曰：“势今业然，石门日夜望吾东音，计今日即徒死无益，必归为报”^④。于是历经艰险，其中十人辗转到达秦州，将金亡和完颜仲德的死讯告诉秦州元帅粘葛完展。完展听了之后，不动声色，让他们下去好好休息。这些人又累又饿，一时间酒足饭饱，便都沉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他们醒来后准备赶往石门山，向代理总帅汪世显禀告君死国亡的凶信。哪知道秦州士兵将他们监管起来，不让随便出入。他们才明白粘葛完展另有

① 《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

② 《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

③ 《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

④ （元）姚燧：《牧庵集》卷21《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图谋。

原来，当粘葛完展听到金国灭亡的消息后，便开始为自己的出路着想，他计划除掉这十个人，对汪世显和郭虾蟆封锁消息，伪造哀宗的诏书，让汪、郭听从自己号令。这样自己统领二十余州，兵精粮足，割据秦陇，进退有据，以待事态的发展。

但百密而有一漏，内中有二人从秦州逃脱至巩昌，将金哀宗自缢、总帅完颜仲德自杀的消息告知了汪世显，特意将秦州元帅粘葛完展扣押八人的事一并告诉了他。国亡君死，汪世显自然伤感不已，粘葛完展要吞并总帅府，他当然不答应。

于是他招来部将李松商议，决定在消息大白于天下之前，还不能同粘葛完展公然对抗，因为他是哀宗钦点的西北统帅，对抗完展，就是背叛金国。不义之名难背啊！于是汪世显假装不知蔡州消息，观察粘葛完展作何动作。

不久，粘葛完展假传哀宗诏书，宣汪世显到秦州议事。这明明是完展的鸿门宴，汪世显岂能轻涉险地，但不去这不是公然抗旨不遵吗？因为秦巩为维系军心、人心，将国亡君死的消息严密封锁。总帅府不派人去秦州议事，就是不遵旨旨，完展就会抓住把柄，解除汪世显兵权，吞并总帅府。为万全之策，最后派李松代表汪世显前往秦州。

当李松带着儿子李节和几十名亲兵到秦州后，就被粘葛完展以“失乏军兴，辍之”^①，随从亲兵皆被杀害。李松料到完展不会放过他们，将李节叫到跟前，告诉他脱身之策已写好压在枕头之下。说完后乘儿子不注意，李松拔出佩刀自杀身亡。李节忍住悲伤，含泪看完父亲留下的脱身之计。原来完展之妻特别贪财，完展又有些惧内，对夫人言听计从，李松在遗书中告诉儿子以珠宝贿赂完展之妻，方能脱身。李节立即按计划行事，果然奏效，完展夫人看到珠宝后，眼都直了，对完展说了不少李节的好话，完展遂放松了戒备，李节得以从容脱身。

粘葛完展逼杀李松，其兼并巩昌总帅府的目的昭然若揭，汪世显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掉完展，兼并秦州。汪世显遂向全军宣布了蔡州凶信，揭露了完展扣押完颜仲德报信之人，假传哀宗诏书骗李松到秦州加害的经过。并派人联络驻守会州（今甘肃靖远）任金、兰、定、会四州元帅的郭虾蟆，一同起兵讨伐完展。

听了汪世显派来的使者说完后，虾蟆回道：“粘葛公奉诏为行省，号令孰敢不从。今主上受围于蔡，拟迁巩昌。国家危急之际，我辈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众奉迎，乃攻粘葛公，先废迁幸之地，上至何所归乎。汝帅若背国家，

^①（元）姚燧：《牧庵集》卷21《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任自为之，何及于我。”^①郭虾蟆是个坚守忠义之人，加之不明蔡州真相，他还幻想迎接哀宗西幸呢，自然不愿同汪氏一起同粘葛完展火并，断送金朝中兴大业。但完展和汪世显都握有重兵，又都是自己的上司，他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火并，遂置之不理。

秦、巩二州终于火并，粘葛完展哪是文武兼备的汪世显对手，结果被杀，汪世显占领秦州，领有二十四州之地，汪氏实力大增，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②。

① 《金史》卷124《郭虾蟆传》。

②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6《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石门归附阔端王

1235年春，蒙古大汗窝阔台调集各路大军，西征东欧，东征高丽，南征宋朝。在谋臣们向大汗所献的“平南之策”中，便有人“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①，因此窝阔台派爱子阔端出任攻打四川的蒙军统帅。此前蒙军已对蜀口进行过三次军事侦察，阔端自以为已经熟知蜀口的山川道路，这次进军胜券在握。殊不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沿途险关重重，皆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②的天险。正如《蒙古帝国史》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言：“在四川如阿尔卑斯一样的多山地区，这场战争证明特别困难。”^③再加之南宋名将曹友闻对蜀口进行了重新布防，蒙军进至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蒙军遭到前后夹击，“喋血十余里”^④，急忙撤退。

撤离蜀口的阔端，回想起出征前的豪言壮语真是羞愧难当，又担心另两路攻宋大军立下战功，自己可就颜面尽失，无法向父汗交代。大将按竺尔见阔端愁眉不展，知道他怕无功而返招致父汗责备，便上前劝说阔端进攻亡金秦、巩之地。十月，阔端兵临巩昌。早在阔端出征前，大臣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招抚秦、巩，不妄加杀戮。他说：“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⑤因此阔端决心招抚秦、巩。

此时保据石门山的巩昌总帅府，真是“山(六)XI来风满楼”，危机重重。故国已经覆亡，而汪氏犹奉金国正朔，“栅石门，为金守者三世”^⑥。为求生路，汪世显一度想归附南宋，为此和南宋四川官员赵彥呐、曹友闻往来密切，尽管宰相郑清

① (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② (唐)李白：《蜀道难》，《全唐诗》卷162。

③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52页，龚铨译，翁独健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④ 《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⑤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⑥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6《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之拒绝汪氏归附，但四川方面仍打算接纳汪氏，只是蒙古大军突至，四川宋军于是坐视态势发展。后来汪世显降蒙并杀向四川，宋臣吴玠认为蜀破之一因在于四川守将交接汪氏，他说：“四境不治，而交秦、巩；三军不结，而结十八族。……卒使北人刈我边陲，突我堂奥。”^①

入宋不成，蒙古大军兵临山下，山寨中心心惶惶。蒙古人对胆敢抵抗者，实行野蛮的屠城报复，汪世显早有耳闻。蒙古“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②。“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③因此蒙古军所到之处，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下之日，野蛮杀戮，几无噍类。汪世显陷入沉思之中。血腥的屠杀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只见蒙古铁骑冲入城中，刀光闪闪，人头落地。

此前，河北大族史秉直就是惧怕蒙军杀戮而举族归降的，刘祁《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秉直）神道碑》载：“当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七）其亲族谋曰：‘今兹丧乱，血流成河，吾家百余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数处，或可得生，不然，无遗类矣。’既而知降者得免，乃复议降。”^④

想到巩昌血流成河，数十万军民被蒙军杀戮，汪世显不寒而栗。唯一的出路就是归降，不知蒙军愿意接纳否？汪世显心头仍紧绷着。

阔端将石门山寨团团围住后，派遣多次率军攻破金秦陇州郡的大将按竺尔前往总帅府，招纳汪氏投拜。汪世显将按竺尔接进帅府大堂，按竺尔详细陈述了汪氏面临的形势，若汪氏真心投拜，遣子到蒙古汗廷和阔端王处为质，蒙古大军出征时，保证率所部随同出征的话，阔端王决不动秦巩一兵一卒，不拿一草一钱，汪世显仍旧是巩昌总帅府总帅，节制二十四州之地。按竺尔说的是实情，蒙古初起时对于前来归附的金朝降官，承认原有的统治秩序。所谓“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¹⁹。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⑤。

得到蒙古保证陇右军民生命安全，保全汪氏权势地位后，汪世显决定举二十四州归降阔端。

①（南宋）吴玠：《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②（元）姚燧：《牧庵集》卷4《序江汉先生事实》。

③（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一。

④（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09。

⑤（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经世大典序录》。

按竺尔回营交令，汪世显立即召集诸将，当堂宣布归顺蒙军之事。他严肃地对部下说道：“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七)其自经于沟渎，姑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①众将见总帅决心已定，自然也无什么意见。

第二天一大早，汪世显率诸将和城中父老，牵着牛羊，抬着好酒，步行前往阔端大营，按蒙古礼节拜见了阔端王。阔端问道：“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是以降也。”汪世显前一句所答并非实情，他火并粘葛完展，割据自保，谈不上为金主效忠。后一句倒是实情，我不知道你阔端是留是杀，稀里糊涂往虎口里钻。汪世显这两句答话，显示出他的机智，让阔端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卖国市恩”^②的小人，又觉得他有强烈的爱民心。因此阔端听后，“大悦，承制锡世显章服，官从其旧”^③。

汪世显遵照蒙古惯例，以长子汪忠臣留质窝阔台汗处，次子汪德臣质于阔端处，“即日南征”^④。部将李庭Ⅰ也“隶皇子阔端为质子，从征西川”^⑤，临洮赵重喜“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⑥。

石门归降，使秦巩二十四州避免了战火的浩劫，当地百姓保全了身家性命，在战乱频仍中尚能保有家园。军民“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皆剪荆棘、斩蓬茅为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养生息，至今西土种族殷繁”^⑦。民国时漳县人韩世英就汪世显降蒙之功德，比同于齐国名相管仲降齐桓公。他说：“世显之不死金，犹管仲之不死公子纠。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吾曰：微世显，则巩昌一道千万人祖宗之鬼馁矣，宜乎，流泽余庆，绵绵不绝。不然，彼苍无私，何独爱于汪氏哉！”^⑧

① (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

② (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

③ 《元史》卷155《汪世显传》。

④ (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

⑤ 《元史》卷162《李忽兰吉传》。

⑥ 《元史》卷123《赵重喜传》。

⑦ (元) 姚燧：《牧庵集》卷21《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⑧ (民国) 韩世英：《陇右汪世显世家》，钞本一册毛装，今藏于甘肃省图书馆。